

第七回 肆小人惡毒圖財害命

詞云：

毒從何至？只為貪他財利。若教財利有便宜，害性命直如兒戲。

是他生事，是他惹氣，我於中無非作弊。誰知狹路逢伊，冤報冤怎生迴避。

——《鵲橋仙》

話說屠才，因前買盜，得了皮象一注。今見他打了外甥，又想著借此騙些用用，故說出許多利害言語恐嚇他。皮象聽了，果害怕起來，因再三問計。屠才將他攥穩，方才低低說道：「你不知，打老虎必須打死，方無後患。若放鬆他，跳起來就會咬人。宋石明明是只老虎，今雖虧我妙計，將他打倒，擱在牢中，然尚少錘棒，不曾打死。若捆縛鬆了，被他跳出，便為禍不小。為今之計，必須斬草除根，將他弄死，方絕其害。」

皮象道：「我豈不要弄死他？但他監在牢裡，生死是官做主，叫我也沒法。」

屠才道：「怎的沒法？只要有銀子！」

皮象道：「若是銀子可以弄得他死，我便再拚丟百十兩，也說不得了。」

屠才道：「弄是弄得他死。只是百十兩銀子，人看了不動火，未必肯做惡人，下毒手。」

皮象道：「你且說，下毒手要銀子，還是買富，還是買強盜？」

屠才道：「也不買官，也不買強盜，別有妙法。此法少也不肯，若多了你也不肯出。須得三百兩頭，便一了百了，便高枕無憂矣！我今細細與你說知。此時買強盜，強盜已扳定了。買官，已審定了，有何用處？只消悄悄送與禁子，叫他暗暗的把這廝弄死，只報說是斯文人受不得獄中之苦，忽然病故了，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妙法。就是你外甥被你打了，要到監中去攬掇老子，也沒個老子攬掇了，何等直截痛快！」

皮象聽了，方歡喜說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體，便依你！再豁著二百兩頭，斷送了這囚根子罷。」

屠才道：「算便是這等算計，還不知這禁子可肯下手哩。吃完酒我須去囑托他一番，看他如何？」

皮象道：「既是這等，酒不要吃了。」因立起身來，又說道：「你且回去乾正事，我且回去在家裡候信罷。」屠才便不留，遂算還酒錢，同走出門。大家默默會意，分手而去。正是：

你圖害命我圖財，

毒計陰謀暗暗排，

只道殺人不見血，

誰知刀自上頭來。

屠才別了皮象，暗暗歡喜道：「這個畜鬼，平常半個錢也捨不得，到此緊流頭上，若不出脫他幾兩，更待何時。」遂一徑走到監門前，尋見朱禁子，要邀他去吃酒。朱禁子回道：「今日監中有事，離不得。」屠才遂扯他到一個僻靜之處，要害宋石性命之事細細與他說了，許他一個元寶。

朱禁子道：「一個人的性命，難道只值得五十兩銀子？若是別人來說，要我乾這沒天理之事，少也得五百兩頭送我。既是屠老爹吩咐，又且同一衙門，怎敢說客話。兩個元寶，是半分也少不得的。」

屠才道：「朱兄既說得如此斬截，我也再不好開口求減。我且回去，與舍親商量，他若肯出，我明日先付一半，事妥再找一半。你須在家等我。」

朱禁子應承了，屠才忙出監，走到皮家，又騙皮象道：「這事弄得妙了。送禁子姓朱，為人甚是刁鑽。這事他一向在強盜口中已察知些風聲。今見我去央他，早搭起一個天大的高架子來，竟要一千兩。後來是我再三求他，他方肯讓了一單，還定要五百兩。我想大爺如何肯用許多。這事拖到後來，定然要弄出不妙來了。」

皮象聽見說出許多銀子，早心痛起來，連連搖頭道：「這個事怎麼做得來，只好聽天由命罷了。」

屠才道：「我也曉得做不來，就要回他。但聽見他說，宋石這兩日正苦苦求他，訪問賊口仇人是誰。我今日不知就裡，恰恰又將此事去求他。他一個眉毛會說話之人，豈不看破我們的機關。若托之事成了，他是我們一伙，便自然迴護。倘這事爭錢多寡，做不成羞了他，他未必不惱羞變怒，又弄出別樣的是非來，大爺不可不慮。」

皮象聽了，著慌道：「這等說來，則老兄見教的這些妙算，不是害人，轉是害我了。」

屠才道：「大爺，你這話就說差了。我當初原說要拚著幾兩銀子。今日事已做得妥妥帖帖，太爺卻捨不得銀子，怎麼怪人。」

皮象道：「不是我捨不得銀子。二三百兩，尚好支持。突然一千五百兩的講起來，叫我想麼應承。」

屠才道：「這也怪你不得，總是我管閒事的不是了。罷罷罷！你只消打點三百，如今先付出二百來。待結果了，當再找一百。若要多時，都是我賠，你不要管了。」

皮象此時身子騎在虎背上，無可奈何，只得留屠才吃得醉飽，又取出四大封銀子來，付與屠才。

屠才收好了，方才別去。回到家中，甚是快活，將銀子叫妻子收起三封，只留下一封在外。當晚睡了。到次早起來，將這銀子袖了，走到朱禁子家，付與他說道：「這是一封五十兩。待事妥了，再找五十兩，決不遲誤。」

朱禁子接了，收入內裡，就留屠才吃早飯。吃完了，屠才因問道：「這事幾時下手？」

朱禁子道：「既要結果，遲早總是一樣，省得睡多夢長，就是今夜三更斷送了他罷。屠老爹明早可攜物事來討信」

屠才道：「若是如此，感高情不盡。」說罷，別去了。正是：

淺淺陰謀小小奸，如何苦苦去瞞天？

一朝天運循環到，甘伏其辜實可憐。

朱禁子受了屠才的賄賂，打點去害宋石的性命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本府新到的太爺，是陝西人，姓蘭名楷，為官甚是清正。到任方才一月，也審過宋石一次，無賊無證，也曉得仇人被害，只因眾盜咬定，又未察出仇家，難以開釋，故又擱起。

這一夜睡到一更天，忽夢見臯陶來拜他，說道：「作賦的大貴人有難，只在頃刻，老先生為何還高臥不去救

他？倘有差池，其罪不小！」因將手一推，道：「快去！快去！」

蘭知府突然驚醒，因想道：「臯陶，獄臣也，忽來顯靈，定是獄中有曖昧之事。」因走起身來，傳喚衙役，下獄點監。

且說朱禁子，因有事在心，吃了一肚子酒，睡到二更天，忽然醒了。忙爬起來，走到獄神前，磕了四個頭，通誠道：「獄神老爺在上，要害宋秀才性命，皆是皮監生與屠才之過，實與小人無乾。小人不過得他幾兩銀子養家活口，望老爺鑒察。」磕完頭起來，又篩了一大碗燒酒，吃了壯壯膽。因取了石灰袋在手，去到宋石監房內來。

此時宋古玉尚未睡著，聽見腳步響，因問道：「是哪個？」

朱禁子道：「是我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禁子哥，此時為何還不睡？」

朱禁子道：「不然也睡了，因有一句話要來對你說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有什麼話，此時來說？」

朱禁子道：「這話正該此時說。既到此時，不得不說了。宋相公，你是個讀書人，莫要錯怪了我。自古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有一個人要你的性命，卻與我無乾。」

宋古玉聽了，嚇得魂飛天外，呆了半響，因想道：「求他料也無用。」轉硬說道：「禁子哥，你既要我性命，怎麼回得你？但求你多把些酒與我，吃個爛醉，不知人事，憑你下手了當，便是你的高情了。」

朱禁子道：「這個使得。但不知你可吃燒酒？」

宋古玉道：「只要吃醉，還論什麼酒。」

朱禁子走去，取了一瓶燒酒，約有二三斤。宋古玉接在手，因歎息道：「若論我宋古玉才學，便斗酒百篇，也不愧太白。怎今日將此一瓶，在獄底絕命。」說罷，就一氣吃了半瓶。

朱禁子催道：「快些吃罷，我還要睡一覺哩。」

宋古玉拿著酒，巴不得吃醉。吃一口，想想妻子。又吃一口，想想兒女。那酒偏不醉，因哀告道：「禁子哥，那裡不是積德處，略寬一刻，等我吃完了，自然就醉。」

朱禁子道：「宋相公，不是我催促你。醉也是死，不醉也是死，總差不多，不如早些去了倒乾淨。」

宋古玉聽了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大丈夫既不能生居卿相，便當視死如歸，為何戀此瞬息，作兒女態。」因將酒瓶往地上一擲，因大聲狠說道：「原來天生我宋古玉一場，只這等一個結果！」遂閉自自睡，聽他作為。

禁子提起灰袋，正要上前下手，忽看見門外火把亂明，照得滿監中雪亮，許多人喊叫道：「太爺點監，禁子如何不來迎接？」朱禁子忽聽得太爺點監，便慌做一團，忙丟下灰袋在宋古玉身上，兩步做一步，跑出彩迎接。

不期太爺早已坐在官廳之上，問道：「本府點監，你是禁子，為何不來迎接？定是躲在哪裡害人作弊，快快供來，免我動刑！」

朱禁子心裡雖慌，卻是奸滑慣的，嘴是溜的，忙稟道：「獄門嚴禁，小的日夜防守辛苦，貪吃杯酒，偷睡片時，迎接老爺來遲了，罪是有的。若說作弊害人，監犯皆有簿籍，老爺不時弔審，小的下役，怎敢妄為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取過監犯簿來送上。

蘭太爺見他說得有理，不便難為他，因問道：「這監犯中你可有什出名的文人在內嗎？」

朱禁子明知宋石是個秀才文人，正因害虛心病，怎敢應承。便推辭道：「小的下役，怎麼曉得。」

知府也不就問，看見監簿送在面前，遂展開細看，暗暗想道：「作賦文人，惟有江淹最著。此人莫非姓江？」及一一查來，卻沒個姓江的在上面。忽看見宋石名字，將心一觸，忽然有悟道：「宋玉，古之作賦人也。此人叫做宋石，玉石相因，定是他了。」

因又問道：「這監犯宋石，是何等之人？」

朱禁子道：「他是大盜的窩家，前日老爺也曾審過。」

蘭知府因想起，又問道：「可就是我前日曾審過他，無賊無證，不曾定罪案的這一宗嗎？」

禁子只推說：「小的不知。」

蘭知府道：「我還記得，他稱說原是生員。可快帶出來，本府審問他。」

朱禁子聽見叫帶宋石出來，一時嚇得渾身都抖起來，腳也軟了，竟不敢走進去，就像掉了魂的一般，只是呆立不動。蘭知府看見，知他有弊，忙叫兩個皂隸，押他進去帶人。

這宋古玉吃了酒，已仰臥受死。忽聽見外面亂叫，喊做一團，朱禁子丟下灰袋忙忙跑去，不知是什緣故，未免提心吊膽。不多時，又聽見有人一路叫進來道：「監犯宋石在哪裡？太爺叫帶你去問哩！」宋古玉知道有些生機，忙將灰袋藏在身邊，大哭起來，亂叫道：「朱石在此，爺爺救命！爺爺救命！」兩個皂隸忙走進來，叫朱禁子開了他的縲紲，帶到官廳上來。

宋石看見蘭太爺果坐在上面，因伏地哀哭道：「犯人宋石，受朱禁子之害，性命已在呼吸，再遲一刻，也不能得見恩星老爺之金面矣！」

朱禁子慌忙跪下分辯道：「小的是禁子，他是犯人，時常拘管，未免致怨。他說小的害他，有何憑據？況他好端端在此，害他些什麼？」

朱石道：「怎說無據？」因取出石灰袋兒，呈與太爺看道：「你不害我性命，這東西是哪裡來的？」朱禁子看見事已敗露，便啞口無言，只是磕頭。

蘭知府不勝大怒，因起身出監，叫將二人帶上堂來，重複坐下，因問朱禁子道：「你得何人買囑，欺害人性命？快快從實招來！」遂吩咐皂隸，取夾棍來伺候。

朱禁子見太爺已看得明明白白，不肯去捱夾棍，只得實說道：「這事小的雖不該做，但做此事，卻與小的無乾，都是老爺案下捕役屠才叫小的做的。要究詳細，須問屠才方才知道。」

蘭知府即掣簽，叫左右速拿屠才。不移時，屠才拿到，跪在地下，看見朱禁子並朱古玉俱跪在地下，知道事泄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抖做一團。蘭知府早喝罵問屠才道：「你這奴才！既在公門當捕役，就該知道法度，如何買囑禁子，害人性命？」

屠才見了，料瞞不過，只得爬上幾步，再三磕頭稟道：「這事實與小的無乾，是皮象與宋石有仇，托小的做的事。」

蘭知府道：「這等說來，連那大盜扳害宋石做窩家，也是你這奴才做的事了？」

屠才磕頭道：「小的已經犯罪，生死俱在老爺台下，怎還敢虛言。這皮象與宋石，原是姐夫郎舅。只因宋石是個生員，有些才情，每每看這皮象白丁監生不上眼。這皮象又自恃家巾富足，不肯下氣於姐夫窮秀才，故彼此言話參差，竟成了仇隙。因此皮象恨恨不已，故叫小的買盜扳害他。小的不合，一時被惑，竟依他指使，陷身法網，實不能無罪。但求青天老爺念主謀有人，小的不過為從，求寬一二。」

蘭知府道「這是買盜扳害一案了。這謀害性命，又是什麼緣故？」

屠才道：「宋石原是個窮秀才，因被害坐在監中，家中連柴米懼無了。他妻子皮氏，尚不知度象惱她丈夫，還認做至親，叫兒子去問娘舅借柴米。誰知皮象是個慳吝狂妄之人，不但不借他柴米，又罵他老子是強盜窩家，是個死囚，又將外甥毒打了一頓。外甥才得十來歲，被打急了，不合回嘴道：「你說我父親是窩家，我家淺房窄屋，窩的賊沒處放，都轉窩頓在娘舅家。我父親是死囚，只怕娘舅也是死囚哩！」皮象聽了，恐怕宋石信了兒子的言語，真個扳他，故不得已，才叫小的下此毒手。」

蘭知府聽了，點頭道：「是真情了。」

宋古玉跪在下面，聽見屠才一一供出真情，如夢初覺，朝上只是磕頭道：「原來此禍都是皮象起的，好惡人也！好狠心也！今日若非恩星老爺救了殘生，此時已死在九泉之下矣，也不想著是他害我，皇天后土，一般也有見天田的時候！」正是：

如海深冤已認真，屈天屈地訴何人？

無門陌路思量遍，說破誰知是至親。

蘭知府審問屠才明白，因掣一簽，差四個差人：「速拿監生皮象，明日早堂聽審。如拿不到，每人重責三十。」差人領簽去了。蘭知府又點了一個孫禁子管監，就吩咐他將宋石、屠才、朱禁子，同帶入監去收管，明日早堂拿到皮象同審。然後，退入後堂去安寢。只因送一審，有分教：

狡猾投淵，神明開網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